

日月襟怀
山海弦歌

吉翔



本文作者与丘成桐先生在一起。通讯员 摄

八月的热浪裹挟着南国的潮气，我站在皇岗口岸的晨光中，视线投向那片承载着丘成桐先生生命密码的土地。

这是我们探访的第一站，也是1949年出生数月的丘成桐登陆香港的第一程。彼时，为避战乱，父母怀抱他从故乡广东汕头来到元朗。从此，异乡成为故乡。

白田、排头村、下禾𪨶、龙凤台……我立于靠山面海处，想象当年那个在溪涧中游泳嬉戏的活泼少年，他的纯净、可爱与青涩模样。丘家8个子女长期拥挤于陋室，历经多次辗转搬迁。租住的“牛屎屋”边的小广场上，连同丘成桐自制的风筝一起放飞的，还有父母辛勤操持下一家人其乐融融的“穷快活”。

母亲绣花、做塑料花，儿子挑水、种地。饥饿是丘家长久的底色，丘父丘镇英先生却在油灯下展开《论语》《楚辞》，将中国古典文学的星火植入儿子心田，苏轼大江东去的磅礴，陶渊明田园诗话的乡村风味，在少年丘成桐心中扎根。丘成桐读了《红楼梦》10遍，自此沉浸于文学、哲学里的人生百味。钱穆先生与父亲丘镇英在西林寺饮茶论道时，少年丘成桐侍立一旁端茶倒水、洗耳恭听。

丘镇英于油灯下开启的并非仅仅是知识的传授，更是哲学视野的启蒙。“整体地看历史”的宏观格局，后来奇妙地转化为丘成桐攻克“卡拉比猜想”时俯瞰数学宇宙的思维范式。文学经典的浸润、哲学思辨的滋养，使他的科学探索获得了深邃的人文根基与恢弘的宇宙意识。

丘父去世后，丘母梁若琳老太太——那位被沉重生活压弯脊梁却百折不挠的伟大母亲——在安葬好丈夫后，心中盘算的只有如何让孩子们不辍学，要为孩子们筑起遮风挡雨的屋檐。火炭村拔子窝的自建小屋，成为丘家结束漂泊的方舟，自此丘成桐先生有了第一个“家”，它见证了第一个中学少年郎在丧父剧痛中彻夜攻读专业课程后研读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的身影。古典文字里先贤的坚韧不拔，成为他抵御现实寒夜的薪火与光明。

我来到这里，将丘成桐先生书中的文字与照片相对照，试图找到丘先生的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家。杂树葱茏，新屋有主。老房子已不在了，新的主人在此重建。只见一株古老的龙眼树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，我猜测，这是少年丘成桐先生所植。

我幡然顿悟，家，是父亲哲学烛照下的思维格局，是母亲以血泪浇灌的生存意志。此“家”已超越物理空间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图腾——融合了父亲的哲思高度与母亲的生命强度，奠定了丘成桐先生“做人”与“求学”的坚实基石。

行路，读书。一边翻读丘成桐先生的书，一边追寻丘成桐先生曾经的人生路，心间奔涌的能量喷薄而出——苟真理之可知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在丘成桐先生大学母校——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料水，风景十分壮丽。在这里，丘成桐先生得到学校关爱、名师指点，他勤奋苦读，提前一年大学毕业。后他又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，22岁获得博士学位，开启他在数学王国的邀游。后来广为人知的是，他成为哈佛大学数学系和物理系终身教授，是该校历史上唯一同时担任两系终身教授的学者，并在32岁时成为第一位获得“数学诺贝尔奖”之称的“菲尔兹奖”的华人。1994年，他为了回报母校，成立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。

今天，我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山顶的合一亭，只见山海辽阔壮美，晚来的风雨褪去酷热，亦洗尽铅华。

我想起了乡人的一句诗：当桐叶茂盛/凤凰栖梧桐/抖落一场好雨。丘成桐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，不正是这样的写照吗？

丘成桐先生曾在书中表达：父亲留下的哲学智慧与母亲的坚毅力量，是他收到的最珍贵遗产。这份遗产不在物质，而在乎苦难中淬炼出的双重能力——既能在数学宇宙中攻克恢弘的猜想，亦能在人世间铸造士人的高风。

人们不会忘记，丘成桐先生为人类科学与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。他在清华大学等众多学术机构创建的数学中心，以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“丘成桐班”，可谓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
一本千年的哲学教科书

胡艺华



愚溪一角。

沈默 摄(湖南图片库)

的南蛮之地，从春风得意的革新代表到备受打击的闲人，这样的落差、落魄使柳宗元整个人几乎陷入精神崩溃、心如死灰的边缘。但幸运的是，永州空灵秀美的山水给他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深沉的哲学思考，永州淳朴厚道的民风给他以温情的心灵慰藉和深厚的民本情怀，使他能够在千万孤独和悲愤交加中静守初心，砥砺前行。

在永州的10年，远离了歌功颂绩和勾心斗角，远离了丝竹乱耳和案牍劳形，柳宗元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潇湘两岸和神奇永州，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山水神韵和民生疾苦，把更多的身心投入到研古论今和撰文著书。在永州的10年，是他从政治失意转向学术崛起的光辉岁月。其间，他把满心的家国情怀、满腔的青春热血和满腹的情思才华，融化在永州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石一叶、一景一物之中，最后凝结成一篇又一篇脍炙人口、流芳千古的诗文。

据统计，《柳河东全集》共收录文章540余篇，其中有317篇写于永州，约占五分之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柳宗元的代表作基本上是在永州完成的。贬居永州10年，他在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政治等多个方面都颇有建树，可以说创造了他一生中最辉煌、最豪放、最洒脱的一页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柳宗元在哲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他的诗文，包括山水游记和五言绝句，之所以能更为深切地打动和震撼人的心灵，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而历久弥新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包含着深刻哲理、学理、道理、情理，从而在思想内涵和精神格局上达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哲学高度。与此同时，他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哲学名篇，其中《天对》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和宇宙观，把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推向了一个新高度；《捕蛇者说》《封建论》《六逆论》等作品彰显了深刻的民本思想，对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国

湖湘大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张家界是一幅画，益阳是一首歌，而永州是一本书。若以书而论，历史渊源深远、人文底蕴厚重的永州，绝不是一本消遣怡情的畅销书，而是一整套聚珍荟萃、博大精深的系列丛书。其中既有“灿若星河、辉映潇湘”的历史书，也有“孤独漫步、千古绝唱”的文学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散落在历史深处、掩映在传奇背后的、延续了千年仍熠熠生辉的哲学教科书。

翻开这本哲学教科书的扉页，首先就会看到一个名字——柳宗元。柳宗元，出身官宦世家和文学世家，素有抱负，少年得志，30岁左右就成为当时朝廷最年轻的政治明星之一。32岁时，由于“永贞革新”失败，他被逐出长安，一路遭贬，最后被贬为永州司马，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贬居岁月。

从车水马龙的繁华京都到荒僻贫困

千年之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徜徉在永山永水永州城的青山绿水之间，回望柳宗元走过的足迹，聆听柳宗元吟诵的声音，那一本深邃、深情、深厚、深沉的哲学教科书仿佛一道光芒，至今仍闪耀在潇湘源头的上空，映照在我们真纯如初的心灵世界。

(作者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、教授)



柳宗元文化旅游区柳子庙。

雷中祥 摄(湖南图片库)

祖父

陈东凤

一次，柴火实在太重，压伤了他的腰。他跪倒在地，咬紧牙关，硬是将柴火重新扛起，继续前行。从那以后，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

祖父是村里出了名的“捡粪大王”。每天天不亮，他就摸黑起床，佝偻着背，腰间别着旱烟袋和烟枪，背起粪筐，点燃一锅旱烟，深吸两口，仿佛给自己提神。然后，他拿着粪叉子，踏着夜色出门拾粪。长年累月的

弯腰劳作，让他的背越来越驼，几乎成了90度。可他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，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

祖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，却深知读书的重要性。在他的坚持下，三子一女均接受了教育：我的伯父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锤炼成长，我最小的叔叔考上了大学。祖父不仅督促我父亲读书，使其成为当地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乡村医生，还激励其将毕生中医经验结集成书。此外，祖父慷慨支持亲戚读书，甚至不惜卖掉口粮资助一位亲戚完成学业。

祖父的一生，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，饱经风霜，却始终坚韧不拔。

我祖父是一名普通的山村农民。我对祖父的印象很模糊，关于他的点点滴滴，主要来自父亲和叔伯们讲述的故事。

1908年，祖父出生在湘西南的一个小山村。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。祖父的童年，没有欢声笑语，只有沉重的农活和无尽的家务。十二岁那年，祖父像一只孤独的小鸟，开始了独自谋生的艰难旅程，每一步都踏在荆棘之上。

祖父常在村里那险峻的山上砍柴。山路崎岖，柴火沉重，他瘦弱的身躯扛着与体重极不相称的柴担，一步步走向镇上。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汗水浸透了衣衫，脚底的老茧厚如盔甲，却挡不住碎石的刺痛。有

作家写作家

那个写诗比闪电还快的人

初识黄亚洲老师，是在2014年秘鲁的第34届世界诗人大会期间。一群人刚踏入马丘比丘云雾，团长吆喝合影，黄老师手中A4白纸已落满字迹——诗两首，像印加古城墙缝生长出来的绿植，带着安第斯山脉特有的新鲜墨香。

黄亚洲老师的快绝非草率，而是他的诗心异常敏锐。世间的光影、声响、温度，稍一触碰，便能在他的笔下炸开成句。

后得知，黄亚洲办着“亚洲学堂”，虽远在杭州，但我软磨硬泡，竟真的成了他门下弟子。学堂分文不收，我揣着两瓶好酒作拜师礼，转眼被另一个远道而来的冷师兄背包吞没，倒是那包湘莲，在老师黄亚洲掌心焐了焐，收下了——后来才懂，这恰似他的为人：拒浮华，纳本真。

课堂从无虚言。每季一次，半日时光。学员的诗文摊在桌上，人手一份。炮声隆隆，大家都是来讨批评的。初级学员先评，中级、高级再议，最后他来收尾。像场文字解剖课，初级学员的刀锋尚显滞涩，到他手中便成了柳叶刀，剖开皮相直指魂魄。当时我们脸上或许发烫，可等那点虚浮的面子碎了，捡起来的，才是真正该有的筋骨。就像他每天举荐更新的微信公众号《每日黄诗》专栏，不论作者身份，只认文字优劣，只要有动人的真，都会被他捧到聚光灯下。

2020年，我主编湘潭女作家们的《湘女梦》诗丛，请黄老师作序。他没半分犹豫，不多时就写好了序言《湘女有梦在文学》：“此番亮相，确有湘女的风度与力度，飒飒有声……”字里行间，带着对后辈的提携。

次年《湘女梦》诗丛首发，他一开口应下，携一众弟子赴湘助阵。来一次不容易，每一分钟都填得十分充沛。行李未卸，我们先去齐白石纪念馆、秋瑾故居转了一圈，他的灵感比脚步快，一边走在齐白石纪念馆内，一边就用手机语音轻声录写：“一方星斗，自然就应当出生于星斗塘，太合乎逻辑了！”“这颗星斗，其实是一颗自带发动机的流星。他八年远游，五出五归，以湘潭为圆心，画了一个大圈。他把半个中国的奇花异草，以及蟹啊，虾啊，都圈养在他的半径之内；他甚至认为一跳一跳的虾，就是这颗星球的心脏……”

旁人在廊下漫游，他的诗已经乘着网络飞了出去。

首发式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。他揭幕、讲话，晚上，又开了场诗歌讲座《诗歌写作的几个关键词》。次日上午，在湘潭市委宣传部举办的“碧泉讲坛”上，他讲解《中流击水》与红船精神，面对新湖南客户端、湘潭电视台的镜头，他侃侃而谈，带着诗的韵律。

下午一点半，移师湘潭的这一季“亚洲学堂”严肃开课，学堂众弟子以及湘潭女作协理事们汇聚一堂，先照例针对各自新作“互相炮轰”，仔细切磋，然后共享黄老师中肯的讲学与批评。茶歇空隙，每有“粉丝”请他合影，他就移步过来，笑得心诚坦荡；还有请他题字的，他也都笑吟吟奉上他特有的“黄体”艺术，丝毫不“端”。

其实，黄老师年过七旬，来湘潭拢共25个小时，一直马不停蹄。我也不忍心他那么辛苦，但他一如上了发条的钟，活成了诗句跃动的样子——把人生调成二倍速，连衰老都追不上他——他身形颀长，走路带风，说话如钟，一日两顿，不喝应酬的酒，大事小事，运筹帷幄，激情应对。

显然，时间于他，不是用来消磨的，而是用来追赶灵感的。

他对汉语诗歌写作，也是一种刻进骨血的狂热。他创立的“杭州市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”，连续七年开展“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”，仅去年就有3900余人参加，6000首诗，但最后只评出16位幸运儿。他还积极组织、参与博鳌国际诗歌节、国际诗人笔会，把汉语诗歌的种子撒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今年八月初，国际诗人笔会中国分会在湖北安陆成立，他的即席讲话《向伟大的汉语诗歌致敬》，其跳动的诗心打动着每一位诗人：“……我们是为诗而存在的，是为汉文诗歌写作而存在的，是为方块字的奇百怪的组合与魔方的种种可能性，而存在的！”

话音落时，掌声如雷，像雨前的雷鸣，滚过整个会场。我上前献花，拥抱他，致敬一个伟大的汉语诗歌实践者、培育者、引领者。

安陆安排了半日采风，他款款写诗三首，每首都有亮眼的诗眼，像黑夜里突然亮起的星。翌日上午我们逛安陆湿地，他在群里发现了我们的踪迹，问，“远吗，还在湿地吗？”而我们已赶到李白铜像处合影了。他便独自冒着酷暑打车，来到我们刚刚离开的“府河国家湿地公园”，不过20分钟吧，他的微信朋友圈已发了新篇：《安陆，府河国家湿地公园》。

我望着那几行字，望着这清晰的阳光切片，忽然想起初见时他笔下的诗——原来这么多年，他始终是那道闪电——快得让人惊叹，却总能在时光里，刻下最亮的痕。

这就是我的老师黄亚洲，他与时间量子纠缠：他拼命追赶时间，时间也拼命追赶着他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黄亚洲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)